

老艺门



鹤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老

艺

门

太白文艺出版社
鹤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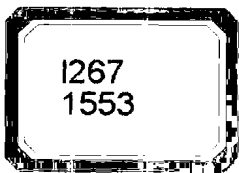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艺门/鹤坪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老城老家老西安系列)

ISBN 7-80680

I. 老… II. …鹤 III. 艺术, 民间—风俗习惯—
西安市 VI. K8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7834 号



老 艺 门

鹤 坪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4 插页 163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80680-065-4/I·028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鹤坪笔下的老东西

——给《老艺门》的序

冯骥才

1

鹤坪我见过三次。我从未造访过西安，故而都是他来瞧我。在我每天往来匆匆的客人中，鹤坪却让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个子小，瘦硬爽健，说话热气扑人。年岁不大，人挺老到，却不精熟。还有几分侠义劲儿，倒是对我的胃口。他每次来，总带点老东西。好像老东西是陕西的土特产。一个黑黑的陶罐，一件木人，一块瓦，虽然都是半残，带泥带土，但年代足够，绝非当今各地古董市场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假货。由此我看出他有挺不错的眼力。能识别出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凭的又绝不只是眼睛。我最怕人家把假古董当做宝贝硬给我送。但鹤坪捎来的这些老东西，却一直摆在桌上。

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

这次鹤坪来天津，把他的《老艺门》书稿给我，请我写序。我看过便笑了。原来他写在纸上的也是这些西安的老东西！肯定他认

为我一准识货。

鹤坪写得蛮好。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所使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

我不懂得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我是从细节和语言的独特性来考察这些生活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

有两种小说：一种小说故事是真的，但材料是造的，就像当今旅游化的“名人故居”——房子是真的，里边的东西全是假的；还有一种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里边的材料全是硬邦邦的，真格的。这便可以借尸还魂，硬叫画上人走下来。

可是材料若是地道，并非易事。作家的功夫一半是在手里边的材料上。作家手里的材料不同于泥瓦匠手里的“沙子灰儿”，这些材料都是作家使非凡的眼力从生活里“瞧”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鹤坪这本《老艺门》的价值了。

提到价值，还有一层，便是文化的价值。

2

如今中国人也许还没弄明白，几千年来，只有当下的生活才称得上“巨变”。连文革之变，也变不过今天。其原因便是农耕文明的瓦解。于是在这昔日文明框架里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在迅疾变化。留之不得，挽之不住，失之无痕，去不再来。

于是，作家要干的一件事，便是将昨日的形态记录下来。当代作家也许是农耕文明最后一代的经历者。我辈不去做，后者做不得。就像本书中的老城、老宅、老人物、老手艺，鹤坪不写，谁人能知？因故，鹤坪的文学创作便有了一层记录文化的意义，在这层意义上，这本《老艺门》比起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大窑门》则是十分自觉的。此亦可称做“文化的自觉”。

于是，鹤坪这本书自然就超越了市场上那些“民间传奇”。民

间的事物和人物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但这神奇的魅力不是在鬼狐、巫术、野合与秘方里，而是在实在又鲜活的民俗生活之中——包括这些老艺门里。那就要看作家有没有把双脚真的踏进民间，有没有真切的民间情感。我相信鹤坪的两只脚是踏入民间的。因为他书里书外的这些“老东西”，不假不虚，全都靠得住。

鹤坪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属于陕西，应该说他是行走无羁的。

是为序。

目 录

■ 序	1
■ 春女	1
杠铺记事	1
杠花子	9
丧棚	16
执事头	20
洋车时代	35
■ 夯班	41
解放了	41
民国的杂碎	52
一种旧俗	72
刮五	82
革命的夯号	93
尾声	101
■ 盲驴儿	105
■ 蚰蚰的一生	109

哑巴	118
收尸的麻子	125
牛家婆媳	131
好水	141
楔子	141
奶妈子	145
沟里人韭叶	150
蛮子和奶妈	157
主仆之间	162
断奶	176
货郎王傻子	183
黑女子	194
麻绳铺	194
女女	199
白老鹅	202
穷汉庙	213
头发丝上吊元宝	223

春 女

老艺门

杠铺记事

城里的轿杠夫都叫杠头。穷哥儿们搭伙使用着同一个名字，就像荆麻拧出的疙瘩绳，就像土生土长的疙瘩蒜，连襟连绊，打不开也拆不散。杠头在生意口上要的是个腿把子粗的抬杠，腰带上别着的也是个棒槌粗的杠子蒸馍。所以，轿杠夫没有不被称作杠头的理由。杠头每个人都有一顶破毡帽，两个帽翅子支棱着，很像蝙蝠的翅膀。帽翅子很小，但夹得住卷烟。杠头们还都有一条很长的土布腰带，白天煞在腰上，晚上抖展开来就是他们的铺盖。做杠头还得有一副好嗓子，谁愿意雇哑巴抬轿子呢？行脚赶路少不了吆喝，缺了吆喝，草狗都敢拦你的路。再说了，走在前面的“弁杠”还不得给后面的“耍杠”报路。

杠头都是“溜光槌”、“逛头鬼”，杂话多过教化，身上的虱子

多过腰里的银子，谁拿杠头都没辙。杠头还都不婚不娶，个个光棒，自个儿混饱肚子，陕甘两省就都是丰年。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躲着轿子走，好像轿子长着倒刺，还好像杠头都是精光着屁眼子在赶脚。其实，杠头们穿的有短袍短褂，有的还穿得起二马裾，大姑娘、小媳妇怕听杠头的“杠花子”，那可净是肚脐眼儿以下、磕膝盖以上的花花词。杠头们讲究像坐轿的老爷、太太那样手里捏一把折扇，但杠头很少拿扇子往脸上扇，杠头的扇子那是扇裤裆的行头，这是老西安顶狠的一句损人的话。所以，茶坊里的闲绅们把杠头叫杂嘴子货，也有直接喊他们杠花子的。杠花子是杠头出工揽活时哼唱的小调，很好听，但很难听得懂。等你回过神来，轿杠早走远了。

2 城里的大户人家懂得杠头的规矩。啥是四人抬的官轿，啥是三人抬的丁拐轿，啥是二人抬的绿呢小轿，城里人全裹得清白。就连载运行李的杠担城里人都裹得门清。知道抬轿时走在前面的是“弁杠”，弁杠也叫“龙杠”，负责给后面的杠头“报路”，唱杠花子。走在后面的才是把式，后面的杠头抬的是“耍杠”，溜溜达达地，还有迈眼和街边的字号人家打声招呼的空儿：“吃了么？麦黄了，跟东家出城盘一场租。”“耍杠”那边和路边茶坊的老少爷们打岔，这边他还不误唱和“龙杠”的杠花子。这阵儿，轿子正从大窑门前经过，老鸹正跷着后脚跟把粉灯往树上挂。龙杠在前面耍笑着唱：“稀屎尻子婆娘的嘴”，耍杠窝在后面，一只手搭在轿杠上，一只手捧着个不大点儿的瓷壶，他麻溜地咂一口茶水，然后仰着脖子唱合道：“南院门的保长窑子门上的腿。”耍杠朝着街边窑子门上的“姑娘”丢眉眼、咂舌头，有时还腾出一只手，朝着窑门的方向甩中指。

窑门的“姑娘”们跳着脚骂：“老鸹老鸹一行行，生出个儿子当轿杠。”窑门的“姑娘”穿红戴绿，很打眼，她们跳着脚和轿杠嘻哈逗乐的时候，很惹了街上行脚的注意。窑姐儿们和轿杠们一

样，也都有好嗓子，窑姐儿们还有自己的词，街面上的行脚听不大懂，只有轿杠才听得懂。

老鸨也骂。老鸨骂人的时候，咬着牙根子，伸出个锥子似的手指头，恶狠狠地冲着远去的轿杠骂道：“驴日的，你精球屎打得光炕面——只剩个光杆了！”

轿杠走远了。但笑闹的声音还依稀听得清楚。

轿子的后面是东家的账房，他胳膊窝底下夹着个算盘，跟着轿子跑，算盘珠子哗啦哗啦地响。手上还提着茶壶，粗瓷的，两个壶耳子上系着褙系。城门边上有一盘磨子，几个大脚婆娘吸吸溜溜地抱着磨棍在磨麦，账房一边夹着算盘哗啦哗啦地跟着轿子跑，一边还和抱着磨棍的大脚婆娘们逗嘴：“抱了个紧，又不是自家汉子！”

城里的杠铺多，但名头喝得响的却不多。所谓杠铺，也就只是沿街搭筑的个茅草庵，顶多再给顶子上覆盖上几捆麦秸，再拍上几把胶泥。一般杠棚都会有张桌子，桌子上随便地扔着几个粗瓷茶碗和一把老掉牙的青花茶壶。到了夏天，杠棚的桌子上还会多出几把大蒲扇，不论是不是生意，尽可以随便地走进杠棚，抓起扇子浇头盖脑、呼啦呼啦地扇那么几下。杠头们麦桩似地楔在杠房门口，他们在歇腿。歇着的时候，杠头们三五一堆地推牌九、掷骰子，还有蹲在太阳坡里咬牙切齿地逮虱子的。虱子欺穷，杠头身上的虱子从来就没有逮干净过。城里只有“万有轿杠铺”阔气，临街是草棚草顶的个草庵子，后边是一砖到顶的三间大瓦房，前面是字号，后面是掌柜李万有的家。这就是“万有轿杠铺”与其它杠铺的差别。这三间大瓦房不像富庶人家那样一明两暗的布局，三间大瓦房的花格子门明哈哈地敞开着，好像显摆房里的阔气，还好像是为着让杠房里的杠头们把房里的人物看得更清楚些。杠房寒酸，可李掌柜的家里却真正称得上金漆彩挂、雕花缀朵。中间是香堂，佛龕的两边是一拢粗的两根“龙抱柱”，八仙桌上是

给佛的四季供果，两边是两把够憨够笨的太师椅。一把椅子闲着，桌上放着一把大蒲扇和一把娇巧可人的紫砂壶，这是李掌柜早晨喝茶的地方。跷着二郎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的是李掌柜的千斤大小姐，城里人喊她春女，杠头们也喊她春女。

春女还没有出阁，有钱的人家嫌她脚大，没钱的人家哪儿攀得起李掌柜的高门楼子。所以，春女或多或少地有点高不攀、低不就的味道。到杠房来订包月的那些字号上的掌柜，时常捂着耳朵给李掌柜说：“甭留了，再留就留出冤家了。”



春女真是到了该嫁人的年岁。她欢眉大眼高胸脯，还是一双大脚。说起话来透着利落，就像嘴里噙着个竹板，声音脆、响，还亮。嘴里还净是从杠棚里学来的花花词。好像要让杠棚里的粗作们知道她大脚的利落，她来来去去地在上房里忙东忙西，风摆柳似的。她蘸着核桃油抹八仙桌，把八仙桌擦得启明发亮透着宝色，从桌上的帽筒到三间大房的六扇雕花格子门，每天都擦三回。忙完了，她坐在八仙桌边，长长地松一口气：“哎——嘘！哪个还有一口气，替我跑个腿，拿一盒纸烟，要‘小锡包’的。”每次招呼杠头给她跑腿，都这样喊。她往杠棚连个眼色都没丢，可她知道一准会有歇脚的杠头小跑着上来拿钱。杠头们的心思她心里明镜似的，有时好像有意惹杠头们的邪火，坐在八仙桌边，跷着的二郎腿忽闪忽闪的，还满嘴跑舌头地瞎哼哼：“杠头今年二十五，裤裆烂了没人补。”

春女不喊杠头的名字。腿脚勤快的杠头小跑着给春女把烟拿回来了。他不用跑进大房毕恭毕敬地把烟递到春女的手上，只需喊一声：“大小姐，接着！”抬脚一个“靴底拜日”，捎手把“小锡包”从胯底下扔进上房，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八仙桌上。杠头或多或少都有些“三脚毛”的功夫，有事没事拿出来在春女面前显摆。春女龇牙一笑，咧嘴骂道：“逛头鬼，本事没长进，倒学会跷尿臊了，就像狗。”春女抽出一根烟松松地噙在嘴上，她不着急点火，捏着个火柴棒犯迷登。迷着迷着她还唱，哼哼叽叽地唱叨城里流行的小调。她唱的是《咏雁塔》：

出了南门一摆摆砖，端顶顶地戳破了天。

吱哼哼地风也吹不倒，格扎扎地晒也晒不蔫。

春女的模样俊，脸儿很白，酸杏的颜色。她的粉蛋蛋脸老是透着喜气，得了封赏的样子。春女的大胸脯呼哧呼哧地起浮着，好像衣裳里面揣着两只手，抓挠得杠头们心里面膈乱。

杠头们齐唰唰地站在杠棚里往大房看，看春女翘着小指头抽

烟，看春女亮着白脖子喝茶，看春女扭着尻子往后院里走。后院是茅房，不分男女老少，走到茅房门口都得像士兵到了连部那样，往里面吆喝一嗓子：“有人么？”没人应声，这就一边宽腰解带，一边慌手毛脚地往里面走。杠头们扯着性子地在心里跟着春女往茅房走，然后扯着性子地在心里把春女的身子像解粽子似地解开了。然后该是“豹子擒羊”了，该是“壮汉推车”了。可谁敢！春女的眼睛挺大，瞪圆了就像快要挣破皮儿的羊蛋。杠头们都在心里面喜欢着春女，可没人敢说出口。杠头们心里明白：前檐的水不往后檐里流，掌柜的不会把甜姑娘往苦窖里送。

“万有轿杠房”和城里其它行当没有两样，门前有旗幌，旗幌是阴丹士林色的一块土布，上面绣着的也是一个四脚腾空的“飞马”。但杠房没有围墙，几根竹笆扎起一个围栅，就算有了围墙。等竹笆上爬满了牵牛花和爬山虎，这就该是一间老杠铺了。杠铺门前有几块杂木板皮搭起的破门楼，门楼子上再请个写字匠把杠房的字号写在上面，这就该算是个像模像样的杠房了。城里杠房多，但彩扎了门楼子的就“万有轿杠铺”一家，挂得起字号的也就只有“万有轿杠房”一家。李万有的字号是请老满城里有名的书家哈喜儿给写的。

哈喜儿是在旗的，他家人老几辈都是满城里有名的“刀斧手”，专司铡人、砍人的角色。所以，哈喜儿见过杀人，还伸手抻脚、拎绳扎架地跟着爷辈父辈赶过红场。清亡了，四乡袍哥把个满城就像砸砂锅一样砸了个稀巴烂。袍哥大爷抬着钢铡四城八岔地转悠，哪儿还找得到满籍、满裔的影子？哪儿还找得到浩荡的皇恩？整个老满城就像一堆燃烧尽净的火灰，找不到一丁点儿昔日的金光紫气、朱门绿栅。只有老鸱神汉似地在老满城上空旋飞，时不时发出“嘎嘎”的啸叫，兴灾乐祸的样子。只有贴着树梢滑过的白毛风，二流子似地打着麻酥酥的唿哨，来来去去地在满城里游荡。哈喜儿的爷辈、父辈被袍哥大爷从茶坊里揪了出来，就

因为他们是“在旗的”，是前朝手上的“刀斧手”。哈喜儿的老辈子被推到了五味什字，等着他的是明晃晃的钢铡。这把钢铡是从老满城里抬出来的，哈喜儿的爷辈、父辈对这把钢铡熟悉着哩，可以不歇气儿地把大清手上这把钢铡的“刀下鬼”编成曲儿唱。虽说哈家人老三辈都已经乔装成了城里“粮户”的打扮，眼看着就要混出城了，可哈家人老三辈都有个讲究，早上泡茶馆。刚进茶馆坐定，袍哥大爷就一呼啦地进来索命了。城里没谁不认得老满城的刀斧手“一撮毛”，三岁小孩都认识。哈喜儿的爷辈和父辈腮下都长得有一绺胡子，稀稀拉拉几根，但够长，有风的时候能看见“一撮毛”拂拂地在飘，像一绺黑绸子。在袍哥大爷揪着辫子要铡哈喜儿的爷辈的时候，老儿家还吆吼哩：“老子非大清朝不侍候！铡吧！利索点！”一刀铡下去，脑袋骨碌碌在地上滚，老儿家的眼睛还瞪得滴溜儿圆，嘴上还吆吼哩：“好刀！”等到铡哈喜儿父辈的时候，钢铡的刃口钝了，头一铡铡下去，许是哈喜儿父辈长的是铜头铁脖子，脑袋没有切下来，哈喜儿的父辈还甩着辫子吆喝哩：“嗨，臭把式！”第二铡铡下去，只比第一铡多冒了一点血，还是没有把脑袋切下来，哈喜儿的父辈血头血脸地还在点拨“刀斧手”：“笨，换刀呀！”袍哥大爷过去差不多都是关西地界上的“刀客”，要得是临潼关山镇的小刀子。刀客与剃头匠没两样，要的都是小刀子，抡不来断魂刀。刀斧手按着“罪囚”的点拨，换了把大刀，一刀抡下去，脑袋飞出丈八远。脑袋落在地上，“罪囚”嘴里还嘀咕道：“这——多——好！收工！”在大清朝手上，“一撮毛”父子铡完人，差不多都要一边捋着腮下的几根杂毛，一边说：“收工！”等到该铡二道毛的时候，“刀斧手”早就让前面的两个刀下鬼吓得举不起刀了。刀斧手脸煞白，拄着大刀在二道毛跟前筛糠。

那年二道毛还小，只有十二。袍哥大爷留了条生路给他。只是不允许他再以皇家后裔的名分在街市上行走，袍哥大爷赏了个

姓给二道毛，让他姓叶。原来二道毛的名字挺绕口，叫叶赫那拉·哈喜儿。袍哥大爷说：“把满城皇族诸门的姓名给你从中间切断，这样就把你驴日的龙脉给断了！”

哈喜儿翻眼瞪了袍哥大爷一眼，说：“尿，非大清朝我就不侍候！你还铡不铡？不铡就赶紧收工。”皇族后裔哈喜儿挤出人堆，溜溜达达地去易俗社听戏去了。不几年下来，哈喜儿沦为游荡街市、鬻字为生的叶哈喜。可城里人似乎觉得叶喜儿太绕口，也太雅逸，还直着嗓子喊他哈喜儿。西安城里的书家多，都嘲笑他写的字是“二道毛”的功夫。自此，再没有人提起哈喜儿了，都把它叫二道毛。可是自从“二道毛”书写了“万有轿杠铺”这几个字以后，请他写字的日渐地多了起来。后来还是城里的大书家牛才子给二道毛提醒：“还不抢忙去谢人家‘万有轿杠铺’。城里谁家敢让你给写字号？不说字写得是丑是俊，光是你人老几辈的血腥子气就够谁家倒八辈子霉！”

看着牛才子远去，二道毛嘴上咧咧着，揣在二马褂口袋里的手却捏出个中指，端端正正地往牛才子的屁眼里塞。二道毛在心里面骂：“嘿，要在清朝手上，看我不把你铡成三截子！”

杠房掌柜李万有自从请哈喜儿给提写了字号，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李掌柜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穷杠头，多亏了春女的干妈、干奶的帮衬，才攒下了几个“孝赏”，挣脱杠房，添置几挂“二人抬”（小轿），自己做起了掌柜。原来李万有只有二人抬绿呢小轿和一挂子八人抬白顶子丧轿的小杠铺，可自从哈喜儿给写了门头以后，生意就眼看着火爆，见一个日头都能有三块五块的进项。没有几年工夫“万有轿杠铺”就增添到了二十抬绿呢小轿，另外还添置了一挂子四人抬的喜轿和一挂子十六人抬的龙杠“白头轿”（丧轿）。“万有轿杠铺”成了西安城顶顶有名的杠铺。说起“万有轿杠铺”来，城里人就翘大拇指，说他仁义，说他厚道。城里人都夸“万有轿杠铺”的杠头杠花子唱得好！李掌柜除了迎来送往

地在街面上揽活，还有几挂轿子叫南院门字号上包了月。生意兴隆了，李掌柜心里高兴，站在杠房的门楼子底下嘿嘿地傻乐。他心里弄不明白：苦熬了大半辈子，没有吃过几顿饱饭，这是苦日子熬到头了？这是过去得罪了哪一路神仙？

李掌柜的心里是黑的。他不知道好日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也不知道该去答谢哪一路神仙。李掌柜看着从门楼里进进出出的挣眉活眼的杠头，听着上房传来的女儿哼唱的小调，浑身都觉得滋润。

这时，从远处过来了一个背着褡裢的算命瞎子，手里捏着个串铃。走到李掌柜的面前，算命瞎子把串铃高举过头顶，摇出“呛啷呛啷”的声音。李掌柜嘿嘿笑着，挡住了算命瞎子的去路。

杠花子

算命瞎子白嘟嘟地睁着眼睛，恶狠狠地对李掌柜吼叫道：“你有官鬼护佑着哩。没灾没难地挡我的财路弄啥？……你瞅你头上挂着的字号，这是官鬼赐给你的符，恶煞着哩，镇得住西安城里的小鬼！再说……你屋里养着个再世观音哩，这再世观音还是个大脚。嘿嘿，你有眼窝望不到头的百年好运哩。甬亏待了官鬼，甬亏待了再世观音。这两个神神是你享不尽的福。记住，这两个神神谁也离不得谁——官鬼守着门廊，观音才能安安生生地盘腿坐在香堂里施法。得罪了官鬼，你屋的‘观音娘娘’也不得安生！”

算命瞎子的话把李掌柜镇住了。李掌柜麦桩一样地站在算命瞎子面前，他呆呆地回过头去看哈喜儿书写的字号。看着看着，李掌柜还真看出了门道，李掌柜在哈喜儿书写的匾额上看出了一股腾腾的煞气，另外还看出了“官鬼”张牙舞爪的一股子嚣张气焰。李掌柜叉开蒲扇一样的大巴掌，在算命瞎子睁得白嘟嘟的眼